



(台) 敷米浆 著

FU MI JIANG

你转身，我下楼



你转身，我下楼

真正的幸福，是可以微笑着承认，曾经很幸福，是不是？

 万卷出版公司



你转身，我下楼

(台) 敷米浆 著



万卷出版公司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06-2008年第428号

© 敷米浆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你转身，我下楼/敷米浆著. —沈阳：万卷出版公司，
2009.2

（敷米浆文集）

ISBN 978-7-80759-677-6

I.你… II.敷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016166号

出版发行：万卷出版公司

（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：110003）

印 刷 者：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126mm×185mm

字 数：125千字

印 张：5.5

出版时间：2009年2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09年2月第1次印刷

选题策划：瞿洪斌

责任编辑：董立剑

特约编辑：陈 蔡

封面设计：mini Ales

ISBN 978-7-80759-677-6

定 价：16.00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：024-23284454

传 真：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我想说些自己从来没说过的部分。

二〇〇二年开始在网上发表创作，直到二〇〇三年在台湾出版了第一本书。

我从来不认为自己会这么写下去，这一切对我来说就是个浪漫的相遇，时候到了，就应该让他结束。不需要解释什么，也不需要去坚持任何东西。怎么知道这样写着写着，已经超过五年了。

二〇〇四年眼睛出了大问题，让我一只眼睛看不见了。

而我认为这是上天要我停止写作，要我离开这个城堡的时候。

我在这个城堡说着一个又一个故事，好多人搬着板凳跟着我一起在故事里头长大，当我以为我要摘下说故事的皇冠离开时，心里头真有很多寂寞。

二〇〇五年九月十二日凌晨，我在开往汉中的硬铺火车上。

等待我的是未知以及迷惘。

我发觉自己拄着彷徨的拐杖远走他乡，却破碎了某个部分的自己。

事隔多年后回想起来，我感到巨大的快乐。

也许就在那个硬铺火车上，我把自己脆弱的灵魂，那些自己甘愿破碎的部分都遗弃在火车上。不知道谁捡到了？他有没有好好帮我收拾起来呢？

二〇〇五年内地巡回一趟，我的收获无比巨大。

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台湾，没想到一离开就长达一个半月。

我终于体会到自己以为的城堡，其实只是穿戴着纸做的皇冠，来一场大雨，这皇冠就要糊掉了，终究成为一团纸糊。

而这场大雨，却是来自我的眼睛。

我在这场大雨之后，在写作这条路上当了逃兵。

消失的这些日子，其实每一秒钟我都在怀念创作带给我的快乐以及痛苦，曾经有一天我在大雨倾盆的台北午后，自己一个人打着伞，漫无目的四周游荡着，想找回那顶皇冠。当然我失败了。皇冠被雨打湿了以后，就不会是原本那个皇冠了。如同我的眼睛，永远不会回到以前那个模样，我看到的世界也不再相同。

但是我感到巨大的快乐。

因为我的世界不同了，于是经过了很痛很痛的挣扎之后，我抛弃掉那顶可笑的皇冠，也不再汲汲营营去寻找。有没有城

堡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还能找到可以站立的地方，等着大家搬着板凳，或许有人愿意也搬一张给我，然后我们一起坐着，听我说故事，在里头看见你们笑了，你们感动哭了，你们听着听着若有所思了。

对我来说都是快乐。

因为有这么痛的挣扎，这个快乐对我来说无比巨大。

我还想说呢。

不管有几个人愿意听，我都想说下去。

我的右眼看不见了，我还有左眼。不知道左眼先生可以撑多久，我希望可以很久很久。一直到我再也没有力气说故事了，我想我会怀念这一切。

我来了。

我想说个故事给你们听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。

我想一直说下去。

跟着你们一起变老。

以下为二〇〇五年在内地巡回之后，回到台湾写下的文字。

当成自己的纪念，也跟当年见过我，跟我一起微笑的朋友分享。

苦行僧

我拄着彷徨的拐杖远走他乡，
西安的古城墙，钟楼上的昏暗月光。
天津市街的苍凉，
我在鼓楼的阴影下遗忘所有的行囊。

回到了南方，才惊醒原来梅州是我的家乡。
广州的豪情万丈，新会，珠海，佛山，
我的鞋破了还不知道前面的方向。

北京的秋凉中秋无月光，突然思念起宝鸡的人们，
以及开往汉中的硬铺火车上。

我托着前进的钵，孤单是我唯一的袈裟。
悲伤地匆匆回到我熟悉的海。

这里遇到的第一场雨，让我心慌。

寂寞中我才惊觉，原来这个世界多么的嘈杂，
我只是关上我的耳朵。

李少强
2008.12

1

“喂，这个给你喝。”

“你没有喝过吧？！”

“当然没有啊，吸管都没拆咧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“哪里好？干吗这样问？”

“没什么。因为我现在还不想怀孕。”

“还有，我喜欢喝红茶，下次要记得。”

基本上，台北的空气很冷。有时候，还冷得很吓人。怎么说才好呢？刚刚，我干了一件傻事，傻得很无聊。我一口气删掉了电话簿里所有的电话。当然，包括她的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壮士断腕，或是挥慧剑斩情丝。但是说真的，很爽。有多爽你知道吗，很爽。其实，这是愚蠢到不行的方法，因为，我记

你转身，我下楼

得她的手机号码。阿朋说我是本命星走到犯贱宫，才会做这种蠢事，找却不这么认为。

“嚯！你也真够天兵了，把她电话删了就好，何必连你爹的电话都给它呼呼去。”

“你是脑袋长茧哦！”

“我电话里本来就没有我爹的电话啊。”

“你爹就是我，我就是你爹。猴崽仔，人生海海，有些事情必须让你去改。”

“愿闻其详，不过，恳请施主用中文，长话短说，我要送客了。”

“在一起这么久虽然你们，分开也好我想。美女这么多学校，单恋一枝花你又何必？找学妹聊天我先去，如果你想自杀别叫我。”

基本上，阿朋就是这种人，明明知道他是要安慰你，但是听起来就是怪怪的。尤其是这种朋式倒叙法，听得懂的我想也没几个人。打发走了阿朋，一个人到阳台去拜拜，耳边不断传来阿朋与学妹打闹的声音。

“抽烟就抽烟，干吗说是去拜拜，这样很污辱神明哦。”

“你知道为什么拜拜要烧香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听说，烧香时，心里想说的话会飘到神明的耳朵里。”

“嗯？是哦……”

“所以，我心里如果有想说的话，就会点一根烟，让烟飘到那个人的耳朵里。”

“那你现在想说什么？”

“让我爱你。”

“……”

基本上，台北的天空很冷。有时候，还冷得很吓人。虽然学校门口的恶魔中正路的废气，让人感到一阵气闷。不过，天空还是很冷。是的，我在新庄某知名的私立大学读书。这个学校除了有多得吓人的学费之外，还有多得吓人的摩托车。当然，还有多得吓人的美女。美女多为什么会吓人？相信我，你来了就知道。有人用眼睛吃冰淇淋来形容看到辣妹，相信我，到这看看，你的眼睛会看到长冻疮。

当然了，本校美女出没最频繁的据点，就是在外语学院。没什么特别的原因，就因为外语学院女生多。好巧不巧的，敝人在下我，读的刚刚好就是外语学院。信不信，到外语学院前的小巴黎坐个二十分钟，保证你视网膜温度直破绝对零度。

有个伟人曾经说过，美女永远不嫌多。是的，所以我每天中午，一定会坐在小巴黎，物色美女。偶尔出现几个新鲜货色，就会奔走相告，吃好到相报。每天这样过去，虽然眼睛很满足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空虚。就好像写了十组号码去签乐透彩，却全部杠龟一样，头彩那上亿的奖金还是在别人口袋里。看得到，吃不到。

“你是不是很自大啊，我看你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女孩子一眼咧。”

“那是因为我瞳孔太小了。”

“耶，真的吗？”

“嗯，小到……只能看得见你。”

基本上，台北的天空很冷。有时候，还冷得很吓人。我

你转身，我下楼

在想她的时候也是，很吓人，也很冷。不是她长得吓人，相反的，她很漂亮。有多么漂亮，就那么漂亮。

记得中学的时候，第一次看到她，我差点骂脏话。她真的很漂亮，漂亮到让人想骂脏话。好巧不巧的，为了高中联考，学校总会有一些令人消化不良的“行为”。所以，就创造了一个名词，叫做“加强班”。顾名思义，所谓加强者，同学的成绩是也。所以就开始了我在学校晚自习的生活。

对于我而言，晚上留在学校读书，真是一件痛苦的事。所以放学前，大家一边背着晚上的考试科目，一边抄着密密麻麻的笔记时，我心里只在盘算着今天要用什么借口逃学。

正当我为了想不出新花样当借口逃学，而暗干不已时，老师突然宣布要换位子。

是的，她要换位子。基本上，这应该是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，基本上应该是。

但是，突然变得跟我息息相关了。如你所想，她换到我的旁边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那天，她没有坐到我旁边来，我之后的人生，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。是会比较无聊，还是会更有趣，或者我可以交到更漂亮的马子，或是……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生命多了她，我才开始注意到，我自己想要的，到底是什么。

她是一个很妙的女孩，很妙。记得我和她初次打个照面的时候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因为一不小心，可能会呕出脏话。可是，有种东西叫做“晚睡”。有午睡当然就有晚睡，所以，我不得不采取措施，一个命名为“晚睡作战计划”的措施。

我必须让她知道，我是个正人君子，不会趁她睡着时乱

来。

相信大家都还记得，阿朋说我常“本命星走到犯贱宫”，其实他说得也有一点道理。因为我写了一张字条给她，一张很犯贱的字条。

李芷媛同学：

我妈妈说，还没结婚之前，

不可以跟女生睡觉，真的很抱歉。

于是，我就到教室的角落，找了一个位子趴下睡觉。如果事情就这么结束的话，你也太小看我们班导的战斗力的了。当我好不容易暂时忘记李芷媛的漂亮脸蛋，准备入睡时，突然梦到耳朵抽筋，很真实的一个梦。正当我痛到准备把脏话招呼出来的时候，发现原来是班导正捏着我的耳朵。

“徐家浩，自己的位子不睡，干吗跑到这里来？又想逃学哦。”

当然，我就搓着我被捏红了的耳朵，一边在心里用国骂问候老师，一边走回我的位子。虽然巴不得再看到李芷媛的身影，却还是有点不情愿。看来，我犯贱的程度还不轻。

好不容易晚睡结束了，我也到厕所去哈一管烟，顺便把积在心里的脏话尿出来。等到我回去教室时，有张字条在我的布丁狗铅笔盒上。

徐家浩同学：你放心，我妈妈说，要吃到口水才会怀

你转身，我下楼

孕。

如果你不想再被捏耳朵，还是回来坐的好。

是的，她真的是一个很妙的人。真的，是个很妙的人。有多妙你知道吗？就那么妙。妙到让你忍不住，忍不住想骂脏话。从见到她开始，就是一连串脏话的开始。

吃到口水，会怀孕？

我相信爱情，我也逃不开爱情

仿佛间，我找到了爱情

却每分钟，都不得不离开你

基本上，台北的天空很冷。有时候，冷得很吓人。尤其是思念的时候。

一个人的时候，特别容易做傻事，这是有迹可寻的。你有看过有人想自杀的时候，还会呼朋引伴，共襄盛举的吗？没有，所以，当你想做傻事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一个人。阿朋说我上辈子一定是爱因斯坦，这辈子才会投胎变成白痴。他相当不能接受我这个看法，他说这种做法只能用两个字形容：该死。他说这就像一个有气喘的人，一天抽一包烟，或者是明明就重感冒，还跑去球场跟人家三对三斗牛，该死。

“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的样子，很像一个东西。”阿朋说。

“说。”

“妈的，徐妈妈是没教过你礼貌哟！还是你小学生活与伦理老师没教你要说请哦！”

“请说。”

“会走路的尸体，会跑步的猪肉。”

“为什么是猪肉？”

“因为我喜欢吃。”

正当我暗运内功，准备赏他一招“庐山升龙霸”的时候，他的手机响了。

“喂，你好。真的吗，好好好，我马上到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”

挂掉电话，阿朋用相当淫秽的眼神看着我。仿佛刚刚跟他讲电话的，是一个脱光光的美女一样。

“喂，我是不是你的好兄弟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那我们算不算换帖的？”

“算啊。”

“我平常对你好不好？”

“除了说话有点贱，放屁很臭，还会讲话喷口水以外，还算不错啦。”

“嚯，妈的，这样你也要干谗我一下，你真的很懂把握机会耶。”

“妈的，有屁快放啦。”

“噗！”

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种人，当你很认真地在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往往可以让你没办法继续讲下去。没错，他真的放了

你转身，我下楼

一个屁。用屁眼对着我，狠狠地放了一个臭屁。刚刚累积的功力，经过他的臭屁相互激荡之下，功力更精进了一层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的状况下，我的房间经历了一场混战。

“妈的，是你自己叫我放的耶！”

“你就那么听话哦！那我上次叫你在教室里裸奔，你怎么就不听我的。”

“算了，不跟你计较。我跟你说啦！”

“你给我用嘴巴说哦！你再用眼睛说的话，我就把你一脚踹到黏在墙壁上。”

“妈的，你的眼睛会说话哦。要不要我下次用耳朵唱歌给你听。”

“你到底说不说啊。”

“好吧！就是上次在小巴黎遇到的那个啊，她就打电话给我啊，就说要去唱歌啊，就去唱歌啊，就看到你一脸要哭要哭，流浪狗的表情啊，就找你一起去啊。”

“你去就好了，我不想去唱歌。”

“嚯，就是少一个人可以载女孩子嘛，去一下啦，大不了我帮你出钱。”

“你说的哦。”

“对啦对啦，我帮你出钱啦。饮料钱。”

“你这狗妈妈养的。”

“快啦，她们现在在校门口等啦。”

“我换个衣服。”

“我就知道，你徐大少最够意思了。记得多带点钱哦。”

基本上，台北的天空很冷。有时候，冷得很吓人。尤其是

晚上骑摩托车的时候。

到了学校门口，我甚至还怀疑阿朋到底是不是我的朋友。因为，他真的帮我出了饮料钱，十元的生活泡沫绿茶。其实我也蛮喜欢喝绿茶的，尤其是生活泡沫绿茶。因为我记得，以前，不知道多久以前，每天都会喝一堆生活泡沫绿茶，有时候会喝到连流汗都是绿茶味。

那个时候，我每天除了会买一罐给自己以外，还会买一罐给她喝。基本上，我是个很害羞的人，连去买面的时候，老板娘问我要不要辣，都会不好意思的那种人。可是，我居然会买饮料给她。

记得那天晚上晚睡结束后，我站在贩卖机前面，罚站了一分半钟。结果，我就掏出两个十元硬币，投进去，按了绿茶，掉了一罐，跟另一个十块。这时，我脑海想的，不是为什么我要投两个十元，而是为什么贩卖机不能一次买两罐。我曾经问过阿朋这个问题，他只是叫我去好好睡一觉，不要胡思乱想。

我说过，她是一个很妙的女孩子。当她接过我的饮料的时候，连回答都很妙。

“喂，这个给你喝。”

“你没有喝过吧！”

“当然没有啊，吸管都还没拆咧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“哪里好？干吗这样问？”

“没什么。因为我现在还不想怀孕。”

“还有，我喜欢喝红茶，下次要记得。”

当我眼睛正看着历史课本，一边背着“民国六年督军团叛

你转身，我下楼

变”的时候，心里还是在想着她刚刚说的话。忽然间，我有一股冲动，想把她的脑袋打开，看看里面装的是什麼，怎么会有人真的以为吃到口水就会怀孕。当然，那只是一股冲动，我也只是想想而已。否则明天的社会版头条，可能会写着“疯狂中学生解剖同学脑袋，只为了一罐生活泡沫绿茶”的标题。

“喂！徐家浩同学，你可以载我吗？我已经跟你说了三次了耶！”

“哦，抱歉抱歉。”

又一次，我被狠狠地吓到。又是一个让人很想骂脏话的女孩子。是的，她很美。

我不是一个善于用我的破语文，来形容女孩子长相的人。而仙女下凡，冰肌玉肤，花容月貌又是过时兼老土的形容。我只能说，她美得让人很想……骂脏话。

“你好啊，我是生科系的，我叫成照寒。成功的成，心照不宣的照，心寒的寒。”

“啊！你好，我叫徐家浩，叫我浩子就可以了。”

“你刚刚在发什麼呆啊，我喊破喉咙你都没有听到。”

“哦，那是因为我叫徐家浩，不叫破喉咙。”

“呵呵，你说话蛮有趣的嘛。”

我说话有趣？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。基本上，这就像要把正人君子四个字，用在阿朋身上一样，令人喷面。为什么不是喷饭？没什么，因为我喜欢吃饭，喷掉太可惜了。

阿朋这个人，只能用畜生来形容。他就是那种把女孩子扑倒在床上，还会说是因为踩到肥皂，不小心滑倒的人。当然，这是指他这个人的心态。据我所知，他是不会付诸实行的人。